

Centimetres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LICENSED PRODUCT

3/Color
Blac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李氏音鑑

木加4
1614
2





李氏音鑑卷二

大興李汝珍松石撰

此卷由字母之源發明翻切總旨竝以迴環顛倒
自切雙翻之類反覆辨論所謂旁擊反敲亦猶畫
家烘雲托月之義也學者苟識其一自能觸類旁
通蓋切雖不同其義一耳

第九問韻書總論

或曰吾聞古無韻書或謂創自魏晉其義可得聞乎
對曰漢魏以來之書但言音而未言韻至魏左校令

李登雖倡聲類十篇。然亦未言韻也。其後晉之呂靜因聲類而撰韻集。於是始有韻書之稱。迨至齊。汝南周彥倫辨平仄著四聲切韻。始有平上去入。梁沈約本彥倫之書。借毛詩以爲依據。蔡以已意分配各韻。撰四聲類譜。梁陳之際。詩科漸興。隋唐以後。益重詩學。故學者莫不宗之。他如王該音韻。段宏韻集。周研聲韻。陽休之韻略。李槃音韻決疑。周思言聲韻。杜臺卿韻略。李季節音譜。僧靜洪韻英。張諒四聲韻林。劉善經四聲指歸。夏侯詠四聲韻略。王斌四聲論。今俱

漸滅無存。又鄭康成。孔安國。王肅。徐邈等。有十三經音。戴逵。傅奕。有老子音。李軌。王穆。有莊子音。高誘。有淮南鴻烈音。陸德明釋文云。漢人不作音。或稱鄭康成等撰詩書音者。皆後人所託也。迨唐孫愐。唐韻及經典釋文出。而諸書皆廢。其後韻書疊出。如宋史明史所載。幾及百家。今世所傳者。雖有數十種之多。然盛行者。亦惟廣韻集韻。五音集韻。古今韻會。正韻數編而已。又世傳漢隸分韻一書。不著撰人名氏。其大旨本於婁機之書稽之宋史。馬居易有漢隸分韻七

卷帙亦屬相同。疑卽馬氏仿漢隸字源而作也。又四聲等子亦無撰人名氏。錢曾讀書敏求記以其大旨頗類指南。謂卽劉氏之書。然細考之。五音互異。攝字不侔。迥非一手。據熊澤民切韻指南序。謂非劉鑑書也。蓋篇中誤附江梗二攝。及誤配宮翳二音。鑑書皆不同耳。以各家釋義言之。如僧神珙九弄圖。以真之盈反。盈。怡真反。爲反音。真之爲雙聲。真盈爲疊韻。真在真部爲正韻。盈在庚部爲真之傍韻。如見母爲正紐。則溪郡爲傍紐。溪母爲正紐。則見郡爲傍紐。若

聲韻交互。謂之雜文綺錯。至溫公指掌圖。分遞用爲音和。傍求爲類。隔同歸一母名雙聲。同出一韻名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及李世澤切韻射標而立隔標。隔列。濁聲等門。僧訥菴本劉鑑指南之書。遂立二十門法。如通廣就形。偏狹振救之類。名其篇曰。直指玉鑰匙。其意蓋以所撰爲指南之關鍵也。但指南於切母當限定一格者。反通其所不必通。於行韻之可通叶者。反

限定於一格。至明沈寵綏又立三字切法如西廬烏
爲蕭。幾哀噫爲皆之類。則未免近於蛇足。初學視之
更屬茫然矣。唐李涪刊誤云。法言之書。平聲以東農
非韻。以東崇爲切。上聲以董勇非韻。以董動爲切。去
聲以送種非韻。以送衆爲切。入聲以屋燭非韻。以屋
宿爲切。又言辨之辨。則在上聲。冠弁之弁。則在去聲。
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皓白之皓
則在上聲。號令之號。則在去聲。而廣韻以陳爲平之
清。辰爲平之濁。起爲上之清。皆爲上之濁。快爲去之

清。朔爲去之濁。格爲入之清。閣爲入之濁。類如此者
不一而足。未詳何義。他如呂坤交泰韻。以平入二母
互爲翻切。取交泰之義。所謂著述各有體裁。原可不
必盡同。但以入聲亦分陰陽。則又沿翻刻中原韻。謂
上去入亦有陰陽之舊習矣。至於章黼集成以七音
分清濁。而又分次音法。廣韻以四聲分輕清重濁法。
皆不使人共解。殆一人一日之音。異人不能辨。異日
不能自辨矣。韓非子云。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
可解也。但繭絲牛毛之繁細。毫忽纖秒之微茫。即使

極精。已屬不急。況以一人之口吻。齊千萬人之喉舌。以一隅之聲音。叶五方之誦讀。此是彼非。誰主誰從。而抱獨立云。韻學只宜面談。口授心唯。書之紙上。便難分曉。云云。斯亦言之過甚矣。夫切音者。乃天地自然之響應。惟以同類召之。有呼必合。隨便取二字。開口皆符自然之定格。而此二字所切之音。確確乎不可絲毫移易。王通中說。所謂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斯真天地間自然之極。本於呼吸合於音律。豈非理之至乎。而後人既增門法。則

鈎棘糾纏。其事反僻矣。若抱獨之言。不惟隱僻。而並不能形之紙筆。抑何若是之難耶。敢問今時所行之韻。殆卽沈韻乎。對曰。朱氏廣韻序云。周捨以天子聖哲分四聲。而學者言韻。悉本沈韻。顧其書終莫有傳者。今之廣韻。源於陸法言切韻。分韻二百有六部。自平水劉淵淳祐中始併爲一百七韻。據此則沈韻久已不傳。至平水一百七部之分。亦非沈韻。乃廣韻二百六部之併耳。然按李氏音切譜所列沈韻。上下平聲各十五部。上聲三十。去聲三十一。入聲十七。共一

百八部。與今時所行之韻同。而陳氏羣碎錄謂沈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或有所據。未可知也。

第十問字母總論

或曰。字書最古者惟說文。敢問母與切。殆始於許氏乎。對曰。不然。自倉頡訖於漢。字有科斗。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及書。隸書之類。體凡八變。許慎採史籀。李斯揚雄之書。作說文解字一萬六百有奇。蓋收小篆之僅存者。而其時無所謂翻切也。學古編云。漢篆多變古法。許氏作說文。救其失也。杭氏道古堂

集謂叔重作說文。有諧兩字之聲。以定一字之音之說。或卽翻切之義乎。然不可考矣。今本說文所列翻切。乃宋徐鉉奉詔新修時。據唐韻增入也。至字母之由。乃魏曹植感魚山神。製四十二契。慧皎所謂梵響無授。始陳思王者。孫叔然翻切。蓋本於此。許觀東齊記事云。古者字無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僧也。及唐陽甯公與南陽釋處忠。因翻切同撰元和韻譜。遂爲字母之源。天竺僧不空譯文殊問經。始有字母之稱。

而中音三十六母。乃始於僧守溫耳。敢問中音字母何謂也。對曰。中音字母者。卽見溪郡疑三十六母也。王堯臣崇文總目云。唐守溫所撰呂介孺曰。大唐舍利創字母三十。後溫首座益以娘牀幫滂微奉六母。方中履曰。此字母之有增減也。珍按舍利乃迦佉伽歹三十母。與中音見溪郡疑校之。闕複甚多。其義迥異。謂守溫參校舍利。另撰三十六母則可。而謂本舍利益以六母則誤矣。介孺之說既非。中履因之。亦欠詳考。他如楊慎丹鉛錄謂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

始於梵僧邱光庭兼明書謂文字之作。自古已有之。不始於太昊。皆臆斷之言耳。其後陳晉翁刪照穿狀娘而爲三十二母。吳草廬刪郡娘非狀知徹而易芹圭缺羣危威仍爲三十六母。李如真刪郡定竝奉從邪狀禪匣喻知徹澄娘而爲二十二母。新安剛知徹澄娘而爲三十二母。及蘭廷秀著韻略易通以東風破早梅而爲二十母。則與古法異矣。他如金剛經以五十字爲母。華嚴經以四十二字爲母。般若經以四十一字爲母。舍利以三十字爲母。珍不揆禱昧。謬以

三十三字爲母。仍於每母總括二十二字爲訣。學者熟其一。莫不可以類推。其義雖淺。而於初學似有裨益矣。

第十一問反切總論

或曰。吾聞反切肇自於魏。其義可得聞乎。對曰。鄭元註六經。高誘解呂覽。揚雄著方言。劉熙製釋名。皆無反切。而難字訓釋。但曰音某。或讀若某耳。其間輕重清濁。有內言外言。急氣緩氣。開口籠口諸法。令人無所適從。迨魏孫氏叔然。註釋經書。始隨文反切。未有

成書。齊周彥倫切字有紐。紐有平上去入。始有四聲切韻。梁顧野王玉篇。悉用反切。不復用直音。至唐孫愐增損陸法言之書。而爲唐韻。則大備矣。敢問反與切。其義何也。對曰。反者。毛詩衛風箋云。覆也。切者。淮南原道註云。摩也。所謂反切者。蓋反覆切摩而成。其音之義也。古今韻會云。一音展轉相呼。謂之反。一韻之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禮部韻略云。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亦作翻。兩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其實一也。劉鑑玉鑰匙云。反切二字。

本同一理。反卽切也。切卽反也。皆可通用。斯言是矣。或曰。吾聞音切譜云。上字爲反。反卽音而音歸於母。下字爲切。切卽韻而韻歸於攝。執音轉韻。據反定切。以此論之。反與切。似有區別矣。其說然乎。對曰。若謂反切爲母韻之分。則唐元度撰九經字樣時。因藩鎮不靖。諱反而言切。然則元度獨用韻而不用母耶。子言誤矣。敢問以兩字而切一音。其義何也。對曰。凡切必以兩字者。蓋上爲切字之母。下爲切字之韻。苟舍此無以成其音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云。雖有巧手。弗

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能定五音。九經云。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其母韻之謂乎。

第十二問母韻總論

或曰。母與韻。其義何也。對曰。母者。子之所由出也。母不異乎子。子不異乎母。乃子母相因。共爲一類之義也。莊子云。同類相從。老子云。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其字母之謂乎。韻者。音之所由聚也。韻不離乎音。音不離乎韻。乃音韻同萃。其應如響之義也。莊子云。同聲相應。老子云。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其音韻之謂乎。敢

問上字歸母。下字歸韻。其義何也。對曰。今以一東之韻。與珍所撰字母二十四對。合而言之。假令切東。上列松石字母。與東同母一字。下列今韻。與東同韻一字。以二字合而呼之。則得其音矣。蓋所切之音。卽在上下兩字之間也。鄧析子云。異同之不可別。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其斯之謂歟。敢問同聲之義。可得聞乎。對曰。卽如切東。子以都翁二字呼之。其東之一音。卽出都翁止下之間。非同聲相應之義耶。鄭

樵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蓋謂此也。敢問何謂也。對曰。慢聲爲二者。緩呼則爲二音。急聲爲一者。速呼則成一音也。卽以都翁二字言之。緩呼爲都翁。速呼爲東是也。敢問松石字母。何謂也。對曰。松石字母者。乃珍所撰字母名也。每母二十二音。共三十三母。其義雖本華嚴。而易字母十。益以同母十一。音之粗細。亦略區別。期於賅備方音。啟牖初學。非敢妄作聰明也。天隱子所謂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同母二十二音者。卽下卷所列張真中

珠之類謂之母者以其音歸一類類如子母鬼谷子所謂若舛母之從其子也卽如母音屬宮乃舌居中也屬商者口開張也屬角者舌縮卻也屬徵者舌挂齒也屬蕩者撮口也他如九音而分舌上舌頭重唇輕唇齒頭正齒半齒喉音牙音之類以二十二音各依其母一律呼之其音莫不同歸一類化書云以母召子孰敢不至此之謂也凡求切音之學則張真中珠之類乃入門之始學者於二十二字求之其義盡之矣敢問切東上列與東同母何謂也對曰與東

母者卽二十四對所列都東之類也前言都翁切東蓋都與東俱歸一母之內都在上翁在下豈非上字爲母乎敢問切東下列與東同韻何謂也對曰與東同韻者卽一東所載翁東之類也前言都翁切東蓋翁與東俱歸一韻之內翁在下都在上豈非下字爲韻乎或曰子言都翁切東者蓋都與東同母翁與東同韻故爲東也然翁與東同韻人皆易知都與東同母人皆難知何也對曰同韻易知者因翁與東俱歸一韻世多分韻之書習之者衆故易知也同母難知

者因都與東雖歸一母世罕分母之書習之者寡故難知也晉時語言競尙雙聲之戲唐李詩多疊韻雙聲豈無本哉然至今無聞矣珍每患之故撰字母五聲圖一卷所收之音共三千有奇皆詳考羣書逐類分之各歸一母始於一春終於三十三仙觀一東二冬諸韻則喻字歸某韻觀一春二滿諸母則明字歸某母矣雖同音不載皆可以類推子不喻都東同母蓋求之於二十四對乎或曰母有三十三字之別而同母音計七百有奇其喻都歸對母者固於二十四

對求之矣苟不明都歸何母則以一字遍求之於七百字中不亦難乎對曰然則不喻翁歸東韻者遽將翁之一字遍求之於三十韻乎亦必擇其音近之韻求之耳況字之同母莫不音歸一類子惟熟誦中母二十二字其義自明矣

第十三問切分粗細論

或曰敢問切東凡與同母者皆可列乎對曰未可也切有粗細之分方音有不同耳卽如都翁東也多翁亦東也餘如端翁堆翁敦翁數音雖亦可切苟方音

有不同。切異粗細。在識者喻其音歸一母。而在學者。謂其音若懸殊矣。敢問方音之異。可得聞乎。對曰。卽如與東同母之敦。按廣韻。韻列二十三魂。註曰。都昆切。以都昆二字求之。則自有敦之一音。而南音或謂之曰登。雖無兩母之異。而亦迥然不侔矣。又如江字一音。以北音辨之。與姜無異。而南音或謂之崗。或謂之光。斯非粗細之異乎。敢問登敦二切。北音何以分之。對曰。以北音辨之。當鷹爲登。都婚爲敦。推而廣之。乃蠅亦登。多溫亦敦。他如丹臍。登也。端闡。敦也。其義

同耳。敢問切異粗細。何謂也。對曰。卽如踟躕二音。皆與長字同母。如切長。則踟昂切。若以踟昂而爲躕昂。以粗細辨之。其音近於牀矣。又如一元兩音。皆與銀字同母。如切銀。則一臣切。若以一臣而爲元臣。則音近於勻矣。荀子云。善其音而類者。應焉。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王充論衡云。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故凡切字。必使母韻相等。粗細相同。苟失其當。則聲因之而譌。劉勰新論云。鏡形如杯。以照西施。鏡縱則面長。鏡橫

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夫切猶鏡也。所切之字。猶面也。苟切異縱橫。欲求本來面目。詎可得乎。公孫龍子所謂求白馬。而黃黑馬不可致矣。易曰。差以毫釐。失之千里。此之謂也。敢問都多等字。易以仄聲可乎。對曰。可也。都之上聲爲覩。覩翁切。亦東也。都之去聲爲如。如翁切。亦東也。都之入聲讀若篤。以入切平。尤其音之近者也。篤翁切是也。他如朶翁剝翁奪翁之類。合而呼之。其音莫非東也。

第十四問字母粗細論

或曰。吾觀古人字母。皆粗細同收。卽如門民同歸一母。子以滿眠二母分之。昂陽同歸一母。子以鷗堯二母分之。又如韜挑一母也。子以陶天二母分之。康羌一母也。子以空溪二母分之。餘如槍倉郎良囊娘含閑。盆貧刀凋釘江。桑湘臧將奔賓之類。古皆兩歸一母。子則清與翠分。巒與漣分。嫩與鳥分。紅與翹分。盤與飄分。對與蝶分。箇與驚分。松與仙分。醉與酒分。博與便分。以此論之。是粗歸粗。細歸細。其中已有區別矣。而子仍以踟躕一元而爲粗細者。何也。對曰。珍以

古之十四母。分爲二十八母。雖粗細二音。皆各歸一母。但悉以音之迥異者而言。至於每母所收。猶有音涉輕重之類。若不細爲辨別。學者詎明其要。王符潛夫論云。凡療病者。必察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也。苟於切音不辨輕重。是卽療病而不察虛實。欲求其當。詎可得乎。許謙所謂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矣。卽如痕魂二字。旣歸一韻。而又同歸一母。以翻切論之。候門爲痕。紅盆爲魂。蓋侯與痕。母音近。門與痕。韻音近。其音皆細而輕。紅與魂。亦母音

近。盆與魂。亦韻音近。其音皆粗而重。二者稍不區別。則痕魂二音。孰能辨之。陸游所謂指鹿逐兔。未知適從矣。或曰。古人切字。亦有粗細之分乎。對曰。未也。卽如集韻以居郎切岡。而廣韻以古雙切江。非粗細之異耶。此則古人相沿如此。或別有取義。非今人所能知耳。敢問母中所收各音。其粗細之別。可得聞乎。對曰。以珍所撰同母二十二音分之。細音十二。粗音十也。其中有細音而無粗音。可分者三。有粗音而無細音。可分者一。餘十八。皆粗細可分耳。其所分者。一與

李氏音鑑 卷二 寶善堂
二十二分。二與十六分。三與十七分。六與二十一分。
七與十五分。九與十八分。十與十一分。十三與十九
分。十四與二十分。是皆不可移易也。今以三十三母
有字之音擇而論之。一與二十二分者。春母昌與瘡
也。水母商與霜也。紅母杭與黃也。空母康與匡也。鷗
母昂與王也。箇母崗與光也。中母張與莊也。二與十
六分者。春母瞋與春也。堯母銀與雲也。溪母勤與羣
也。水母神與淳也。紅母痕與魂也。驚母筋與軍也。空
母鞞與坤也。鷗母恩與溫也。翻母欣與勳也。然母仁

與惇也。醉母簪與尊也。中母真與諄也。三與十七分
者。春母程與蟲也。堯母英與雍也。溪母檠與窮也。嫩
母能與農也。紅母恒與紅也。巒母楞與龍也。空母坑
與空也。翠母層與崇也。翻母興與胸也。對母登與東
也。陶母滕與同也。然母仁與戎也。箇母庚與工也。醉
母增與宗也。中母蒸與中也。六與二十一分者。水母
篩與衰也。紅母孩與淮也。鷗母哀與歪也。箇母該與
乖也。七與十五分者。春母癡與吹也。水母時與誰也。
松母思與雖也。翠母雌與炊也。醉母資與喙也。中母

知與追也。九與十八分者。水母山與門也。紅母含與還也。鷗母安與彎也。箇母甘與關也。十與十一分者。春母纏與傳也。堯母烟與淵也。溪母牽與圈也。清母錢與全也。驚母堅與涓也。黽母賢與黽也。然母然與攔也。中母氈與專也。仙母仙與宣也。十三與十九分者。鷗母嫻與窩也。箇母哥與鍋也。十四與二十分者。空母訶與誇也。中母渣與搗也。餘皆有音無字。未能歷舉耳。

第十五問平分陰陽論

或曰敢問切東凡與同韻者皆可列乎。對曰仄別粗細平分陰陽未可也。敢問陰陽何謂也。對曰陰者平聲之低也。陽者平聲之高也。申鑒云陽性升陰性降。墨子所謂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亦猶陰陽升降之義也。卽以陰陽二字而論陰卽陰平陽卽陽平是也。或曰汪平聲也爲陰乎。陽乎。對曰汪其音低陰平也。敢問汪之陽平何也。對曰王其音高汪之陽平也。或曰晴其音高吾知其爲陽平矣。敢問晴之陰平何也。對曰青也。餘如欺其鴉牙夫扶方房之類皆以上字爲

陰下字爲陽學者於此推之則陰陽辨而五聲明矣敢問凡平皆有陰陽乎對曰皆有之遂字而呼莫不雙音竝聯有其音而無其字者有之謂無陰陽未之聞也卽如呼湖二字皆列七虞一爲陰平一爲陽平如切呼則烘汚切切湖則紅吳切苟陰陽不辨則烘汚亦可爲湖紅吳亦可爲呼令人無所適從矣京房易傳云陰陽和柔升降得位剛柔分也其斯之謂乎敢問凡別粗細何謂也對曰凡別粗細亦猶切異粗細之義彼以母言此以韻言也卽如意見爲妄以意

見而爲意倦則音近於院而非寔矣又智量爲帳以智量而爲智曠則音近於壯而非帳矣以此推之故凡切字不惟母得其當而韻亦必粗細得宜以方就矩以圓就規自然上下則相應矣呼吸則相通矣陳書所謂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清風在林羣籟畢響此之謂也

第十六問凡無陰陽論

或曰吾聞凡聲亦有陰陽其說可得聞乎對曰無之若謂凡聲亦有陰陽則上聲無不高低呼變而爲去

李氏音鑑 卷二 寶善堂
聲矣。去聲無不低。高呼變而爲上聲矣。至於入聲無不促。低則無音。高呼變而爲平聲矣。北音所以無入聲者。蓋卽高呼之故耳。或曰。吾聞入聲有以吉卽爲陰陽者。蓋因吉與卽音有微異。各歸一母也。然此謂之兩音可也。謂爲陰陽則不可也。蓋陰者音之低也。陽者音之高也。吉與卽別二音則易。分陰陽則難矣。敢問不爲陰陽而爲兩音。有說乎。對曰。有。珍謂吉卽爲兩音者。如南音之辨姜將。及北音之辨衿京也。南分姜

與將爲二音是矣。北分衿與京爲二音亦是矣。若南不以姜將爲二音。北不以衿京爲二音。而俱爲陰陽。則吾未之聞也。或曰。卽如發乏作昨之類。合而呼之。其音一高一低。以此推之。非陰陽明證乎。對曰。此聲音偶有不同耳。豈爲陰陽哉。如謂有之子能逐字分其高低乎。亦能隨問而答其音乎。苟能逐字分之。公諸天下。其誰曰不然。卽如珍謂平聲而分陰陽者。不惟青晴汪王之類。隨問而答其音。而竝於末篇製爲五聲譜。其有音無字。空聲之類。莫不逐字分之。註以

翻切是天下凡有之平聲莫不陰陽備列矣豈如子之所舉偶以一二聲音微有高下卽謂凡有入聲皆類此乎子言過矣敢問凡平皆有入聲乎對曰以五聲昌長敞暢毘之類隨意呼之莫不各有入聲也然按今韻入聲十七部分隸平聲三十部中一屋隸於一東也二沃隸於二冬也三覺隸於三江也四質隸於十一真也五物隸於十二文也六月隸於十三元也七曷隸於十四寒也八黠隸於十五刪也九屑隸於一先也十藥隸於七陽也十一陌隸於八庚也十

二錫隸於九青也十三職隸於十蒸也十四緝隸於十二侵也十五合隸於十三覃也十六葉隸於十四鹽也十七洽隸於十五咸也餘如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十三部皆無入聲稽之諸書大略相同惟劉鑑切韻指南及呂坤交泰韻始配以入聲耳或曰紅陽平也東陰平也唐韻以德紅而切東然則亦有誤乎對曰非誤也蓋陰陽平不分古人相沿如此然以紅切東在識者則知其爲東而於學者似有未解珍之所以辨五聲而分陰陽者蓋爲初學而設

也。或曰：吾聞古人切字，本有陰陽之別，蓋以上字爲母，兼爲陰陽，而以下字爲韻。然耶？否耶？對曰：是或一道也。然每以仄母而切平聲，其義則又不可知矣。或曰：吾聞古人以德紅而切東者，蓋因東字雖有陽音，而無其字，既無其字，則不得不呼之爲東矣。然耶？否耶？對曰：是或一道也。然無彼而始歸於此，何不卽以彼爲彼，而以此爲此，爲使耶？抱朴子所謂釋甚易而攻至難，或另有取義，未可知耳。

第十七問迴環切音論

或曰：都翁切東，是以都爲東之母矣。敢問切都，亦可以東爲都之母乎？對曰：若以迴環切之都翁爲東，則東烏亦可爲都也。敢問何謂也？對曰：迴環者，母韻上下交錯，不出二者之間也。如東之母，都也。東之韻，翁也。以韻而分，母列七虞，韻歸一東也。都之母，東也。都之韻，烏也。以韻而分，母列一東，韻歸七虞也。合而言之，都翁者，東也。東烏者，都也。此母韻交錯，故曰迴環也。或曰：凡切皆可迴環乎？對曰：未可也。音有粗細，而有音無字者多耳。敢問多翁端翁等切，亦有迴環乎？

對曰皆有之。如多翁爲東。其迴環切多者東窩切也。餘如端翁東也。東剡端也。堆翁東也。東透堆也。敦翁東也。東溫敦也。此皆迴環爲切耳。

第十八問顛倒切音論

或曰以都翁而爲翁都。東烏而爲烏東。可乎。對曰可也。或曰以多翁而爲翁多。東窩而爲窩東。可乎。對曰亦可也。此以顛倒爲切耳。敢問何謂也。對曰顛倒者。母韻上下移易。不出二者之間也。卽如都翁爲東。以都翁而爲翁都。卽爲烏也。東烏爲都。以東烏而爲烏

東。卽爲翁也。又如多翁爲東。翁多爲窩。東窩爲多。窩東爲翁也。他如端翁東也。翁端剡也。東剡端也。剡東翁也。母韻上下移易。故曰顛倒也。敢問堆翁敦翁等切。亦有顛倒乎。對曰皆有之。如堆翁爲東。翁堆爲透。東透爲堆。透東爲翁也。又敦翁東也。翁敦溫也。東溫敦也。溫東翁也。此皆顛倒爲切耳。或曰迴環而顛倒之。其音俱不外乎二者之間。斯何義耶。今有人焉。而爲損益其聲。出乎二者之間。可乎。對曰未可也。管子云。影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莊子云。鳧頸雖短。

續之則憂。鶴頸雖長。斷之則悲。此言生理至足。無欠無餘。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也。翻切者。天地自然之音。所謂天籟也。豈假人力而損益哉。

第十九問母韻重切論

或曰。以都翁而易。東翁東烏而易。東都可乎。對曰。未可也。夫切者。以兩字而翻一音也。今以東翁切東。則韻重。東都切都。則母重。何切之有。則不若東卽音東。而都卽音都矣。或曰。以本字而音本字。固未可也。然以東翁切東。東都切都。施之初學。非益明乎。對曰。是

何言歟。夫人欲見其面也。則必鏡以照之。然後鬚眉畢現矣。今以面照面。以鏡照鏡。欲求所見。詎可得乎。且古之所以制爲翻切者。蓋恐後世以彼音此。久而傳譌。不得其準。故以母韻而成其音。猶之金石相擊。以得火也。母猶金也。韻猶石也。音猶所擊之火也。是故金石不擊不得火。母韻不當。亦不得其音也。鴻烈解云。放準修繩。曲因其當。麟書所謂符應不失。如光之與影焉。雖曰切也。而實規矩也。蓋一則以爲母。一則以爲韻。而其音恰出於母韻之間。卽所謂不以規

李氏音鑑 卷二 寶善堂
矩不能成方圓也。切卽規矩也。音卽方員也。字得翻
切而成其音。如物得規矩而成其方員也。袁昂書評
云。應規入矩。方圓乃成。今爲重母重韻之切。則不啻
以規而爲規。以矩而爲矩。化書所謂若水投水。不分
其清。若火投火。不問其明者矣。而況字之獨音者。比
比皆然耶。敢問獨音。何謂也。對曰。獨音者。字惟一音。
無他字可音。如寬三之類也。寬則枯剡切。無字可音。
則惟註云。款陰平也。二則思菴切。無字可音。則惟註
云。颯陰平也。苟如子言。勢必寬剡切。寬思三切。三則

不啻某剡切某思某切某矣。設不識某某爲何者。詎
能別求其音哉。石匏子云。聽虛而責響。曹植七啟云。
造響於無聲。其斯之謂歟。敢問音有無字之音。而切
亦有無字之切乎。對曰。母無一字之母。韻無一字之
韻。無字之切。未之有也。卽使母韻同音。寡則切異。粗
細者有之。陰陽不分者有之。詎有無字之切哉。或曰。
吾聞廣韻四十二拯。於拯字註曰。無韻切。音蒸上聲。
以此論之。得非無字切耶。對曰。然則廣韻於四十二
拯。止收一字乎。抑有同韻之字乎。既有同韻字。而曰

無韻切。則不可解矣。矧觀拯韻所收各字。莫不以拯字爲切。何獨拯字。不可以他字爲切耶。或別有取義未之知也。敢問凡字皆可數切乎。對曰。卽以東字而論。得其音近者。可至數十數百。推而廣之。可至數千。豈止數切而已哉。敢問其說可得聞乎。對曰。今以字之同母合而計之。每母平仄一百十音。如切東也。則以對母一百十音。列於翁字之上。其音莫非東也。是以一翁而得百十翻矣。再以一百十音。列於公通風烘等字之上。是又四百四十翻矣。如此逐字移易得

非數千切乎。敢問一字而切數千。其所切亦能逐字筆之於書乎。對曰。凡字有音無字者多。卽韻書之○。所謂空聲也。豈可以○而爲翻切乎。筆之於書。未可也。敢問所切之音。亦能一一如律乎。對曰。未也。音有粗細之分耳。以粗切細。以細切粗。音有不同。心書所謂美惡旣殊。情貌不一矣。詎能一一如律哉。

第二十問自切論

或曰。吾聞字有自切者。何謂也。對曰。自切者。卽拆字爲切。佛經謂之切身也。北齊濟南王初學切語。謂跡

字爲自切。以足亦爲跡也。他如前人以女良爲娘。欠金爲欽。目亡爲盲。舍予爲舒。手延爲挺。侃言爲譽。目少爲眇。矢引爲矧之類。皆自切也。又二十爲廿。玉篇云。如拾切。見泰山秦碑及稽聖賦。三十爲卅。字考云。音颯。四十爲卌。筆記云。先立切。皆興於秦隸書之後。亦自切也。珍按盲字。韻列八庚。其音近萌。字林云。盲音荒。從月。膏育也。盲音萌。從目。目盲也。若以目亡爲盲。則音訛於茫矣。至於目少爲眇。侃言爲譽。此粗細不分也。舍予爲舒。手延爲挺。乃陰陽莫辨也。他如足

亦爲跡。四十爲卌。以北音辨之。其音迥異。而母有不
同矣。又前人集中。有凡虫爲風之說。蓋以虫爲蟲也。
然按許氏說文。分虫。虺。蟲爲三部。虫。許偉切。一名蝮。
虺。古魂切。讀若昆。蟲之總名。蟲。直弓切。有足謂之蟲。
韻會云。虺與昆通。玉篇云。虫。古文虺字也。字書誤讀
云。虫音毀。蟲名。今誤蟲。稽之各書。俱無以虫爲蟲者。
惟元周伯琦六書正譌。以爲虫卽蟲字省文。蓋本於
漢之隸書耳。嘗觀劉氏開之所撰自切小錄一卷。其
陰陽不分。或切異粗細。以及雙聲疊韻。皆各分其類。

頗爲精詳。茲擇數條備錄於後。初學視之。於翻切之
義。亦可觸類而旁通焉。田丁爲町。火共爲烘。木無爲
撫。羊久爲羨。頁豈爲顛。至日爲晷。去曷爲竭。水木爲
沐。土荅爲塔。亥力爲効。此粗細別而陰陽分之類也。
米曼爲粳。日冥爲瞑。木少爲杪。麥面爲麩。金尚爲鍋。
此切異粗細之類也。金勻爲鈞。欠其爲欺。竹垂爲篋。
其龍爲龔。胥魚爲鱈。足從爲蹤。昏門爲闢。申人爲伸。
賓人爲賓。至秦爲臻。人需爲儒。韋衣爲禕。此切異陰
陽之類也。思糸爲緦。其糸爲綦。苗糸爲緇。人壬爲任。

口手爲扣。母手爲搨。方厲爲勵。鄉向爲嚮。此疊韻而
自切之類也。玉莢爲瑛。玉嬰爲瓔。玉史爲琕。玉俞爲
瑜。玉容爲琮。言史爲諛。言考爲譎。言原爲諛。心星爲
惺。心胥爲恠。心旬爲恂。土曇爲壇。土唐爲塘。土涂爲
塗。目蒙爲矇。目牟爲眸。羊原爲獮。羊俞爲羴。雨云爲
雲。雨淫爲霖。木省爲楷。木曼爲椹。衣因爲裊。衣俞爲
褸。金幾爲錢。飛番爲翻。草恩爲蔥。子茲爲孳。足尊爲
躔。魚庸爲鱮。人戎爲俄。元其爲祺。酉孟爲醯。馬蒙爲
馮。火皇爲煌。麥牟爲麩。手舍爲捨。火毀爲燬。玉禹爲

玉。食善爲饕。言燕爲讌。言彥爲諺。金竟爲鏡。言義爲
議。目莫爲膜。心昔爲惜。手式爲拭。言翠爲譯。此雙聲
而自切之類也。或曰。吾聞周禮以五人爲伍。晏子以
草高爲蒿。定命錄以門耳爲聞。揮塵錄以金句爲鉤。
野人閑話以九十爲卒。真人新論以金良爲銀。此六
者亦拆字爲切乎。對曰。此雖拆字。然非爲切也。觀史
之所載。如漢書以白水爲泉。晉書以魚羊爲鮮。宋書
以召力爲劬。南齊書以草肅爲蕭。隋書以軍走爲運。
唐書以山鬼爲鬼。他如稽神錄以口十爲申。燉煌錄

陸內人爲肉。鮑參軍以四十爲井。獻帝春秋以兩口
爲呂。三國志註以言午爲許。羣居解頤以瓜子爲孚。
桐陰舊話以人意爲億。酉陽雜俎以木鬼爲槐。桂苑
叢談以寸土爲寺。古今印史以直心爲惠。避暑漫抄
以一止爲正。春渚記聞以吉人爲信。蓼花洲雜錄以
土也爲地。春秋說題詞以日生爲星。四朝聞見錄以
草古爲苦。萬柳溪邊舊話以成皿爲盛。讀書隅見以
同田爲富。分貝爲貧。江行雜錄以人王爲全。中心爲
忠。誠齋雜錄以朱玉爲珠。革圭爲鞋。又三字合而爲

一者如魏書以人一口為合。梁書以與上人為貞。北齊書以絲挂山為幽。張勃吳錄以十八公為松。鄭樵通志以卯金刀為劉。鍾輅前定錄以十一口為吉。牛僧儒幽怪錄以門東草為蘭。謝小娥傳以一日夫為春。大業拾遺記以十八日為杳。元散詩話以羹無火為羨。天無二為人。王粲英雄記以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又四字合而為一者。如晉書以黃頭小人為恭。三國志以天上有口為吳。錢氏私志以四口一十為圖。澤山雜記以四十一口為畢。申培詩說以二在

天下為西。悅生隨抄以田八廿一為黃。鐵圍山叢談以十月十日為朝。春秋元命苞以兩人交一為水。諸如此類。或為當日童謠。或製為隱語。或得之夢兆。或施之占卜。或會其意。或指其事。其義不一。若以自切論之。則迥然不侔矣。

第二十一問雙翻論

或曰。吾聞南北朝作切語。多雙切。韻家謂之正紐倒紐者。何謂也。對曰。正倒紐者。以二字而切兩音。即雙翻也。觀史之所載。如宋明帝多忌。故袁愨易名為粲。

蓋袁愍爲隕門。隕門爲袁門。隕爲愍也。齊文惠太子立樓於鐘山下。號曰東田。切語爲顛童。顛童爲東童。顛爲田也。梁武帝創同泰寺。開大通門對寺之南。取切語同泰爲大。泰同爲通也。陳後主名叔寶。切語爲少福。少福爲叔。福少爲寶也。隋書謂楊英爲羸殃。楊英爲羸。英楊爲殃也。晉中興書云。烈祖起清暑殿。識者曰。清暑反語楚聲也。蓋楚聲爲清。聲楚爲暑也。又水經注以桑落酒切爲索郎。桑落爲索。落桑爲郎也。珍按等韻。清歸清母。楚歸穿母。以楚聲切清。此粗細

不分。而母不同也。至於福少爲寶。母既不同。韻亦迥異。以母別之。福歸非。而寶歸幫。以韻分之。少歸篠。而寶歸皓也。餘如門隕爲愍。顛童爲東。泰同爲通。楊英爲羸。落桑爲郎之類。非切異粗細。卽陰陽不分。佛雲家兄嘗於公餘製雙翻一卷。名其篇曰。雙翻銷夏錄。蓋夏日所得爲多也。茲舉淺近二條。初學視。印。切音之一助也。卽如信音二字。以雙翻言之。乃。印。地。以信音爲心。音信爲印。又流長二字。乃良儔也。以流長爲良。長流爲儔也。

第二十二問雙聲疊韻論

或曰雙聲疊韻何謂也對曰雙聲者兩字同歸一母疊韻者兩字同歸一韻也如關雎之篇參差優游卽雙聲也窈窕輾轉卽疊韻也又杜少陵詩云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白樂天詩云荏苒星霜換迴環節候遲奮飛容易荏苒迴環皆兩歸一母卽雙聲也杜云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白云縹緲疑仙樂嬋娟勝畫圖卑枝接葉縹緲嬋娟皆兩歸一韻卽疊韻也杜云迢遞來三蜀蹉跎有六年白云泥濘非遊日陰

沉好睡天此以上句爲雙聲下句爲疊韻也杜云沖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白云運啟千年聖天成萬物宜此以上句爲疊韻下句爲雙聲也以此觀之古人之詩其所以耐人歌詠者蓋字句鏗鏘莫不叶於音律耳他如南史所載王元謨問謝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莊以元護爲雙聲礪礪爲疊韻答之蓋初王元謨與垣護之率師北伐敗於礪礪故以此戲之餘如蘇詩有全篇雙聲疊韻之類則不能勝言矣敢問以二字爲雙聲而兼疊韻有之乎對曰是亦罕矣

姑以一二而言其仁人悌弟優游吹篪雍容異議通
 同展轉已矣之類乎既同母而又同韻也或曰今於
 字母各以雙聲疊韻分之可乎對曰可也以珍所撰
 春母而論如長春踟躕差池乘除垂成之類皆雙聲
 也如沉吟垂絲纏綿倡佯輝媚之類皆疊韻也餘如
 滿母雙聲者美日也疊韻者謀猷也堯母雙聲者悠
 揚也疊韻者佯狂也天母雙聲者天聽也疊韻者提
 撕也溪母雙聲者乞巧也疊韻者期頤也水母雙聲
 者盛世也疊韻者時宜也清母雙聲者秋千也疊韻

者千年也漣母雙聲者雷連也疊韻者連綿也嫩母
 雙聲者惱怒也疊韻者那姍也紅母雙聲者歡呼也
 疊韻者呼盧也飄母雙聲者漂萍也疊韻者縹緲也
 粉母雙聲者芳菲也疊韻者氛氳也蝶母雙聲者邸
 第也疊韻者丁寧也驚母雙聲者錦江也疊韻者雞
 栖也眠母雙聲者黽勉也疊韻者綿延也松母雙聲
 者思索也疊韻者肆志也巒母雙聲者老萊也疊韻
 者闌干也空母雙聲者慷慨也疊韻者崑崙也翠母
 雙聲者寸草也疊韻者滄浪也鷗母雙聲者恩威也

疊韻者安瀾也。鳥母雙聲者泥濘也。疊韻者獐獍也。
 盤母雙聲者磅礴也。疊韻者婆娑也。翽母雙聲者馨
 香也。疊韻者軒轅也。對母雙聲者道德也。疊韻者東
 風也。酒母雙聲者精進也。疊韻者晶瑩也。陶母雙聲
 者頭陀也。疊韻者屠蘇也。然母雙聲者擾攘也。疊韻
 者仁民也。便母雙聲者彪炳也。疊韻者邠人也。博母
 雙聲者報本也。疊韻者斑斕也。箇母雙聲者果敢也。
 疊韻者剛強也。醉母雙聲者詬詈也。疊韻者恣意也。
 母雙聲者也。疊韻者追隨也。仙母雙聲者消

息也。疊韻者須臾也。斯皆略舉一二而言耳。

李氏音鑑卷二終

李氏音鑑

卷二

三

寶善堂

入門第一捷徑學者玩之

第二十三問切音啟蒙總論

或曰同母二十二音悉首列陽韻者何也然則他韻未可乎對曰皆可也然獨取陽韻者蓋他韻有音無字者多未若陽韻無字者少便於誦讀耳敢問以陽韻如秧陽養漾藥之類而列一至十為母其音可得切乎對曰可也試以陰平切之一秧秧也一與秧同母秧與秧同韻故為秧二秧昂陰平也二以古音切之為輿陰平今切昂之陰平者非不遵古也蓋此篇

悉指初學而言姑從時音庶學者可免音異滋惑之患焉三秧桑也四秧桑也三四同母故切同五秧汪也六秧郎陰平也六以北音切之為良陰平七秧槍也八秧幫也九秧姜也十秧商也以陽平切之一陽陽也二陽昂也三陽桑陽平也四陽桑陽平也五陽王也六陽郎也七陽嬌也八陽幫陽平也九陽姜陽平也十陽商陽平也以上聲切之一養養也二養駟也三養頽也四養頽也五養罔也六養朗也七養搶也八養榜也九養姜上聲也十養賞也上去聲切之

一漾漾也。二漾柳也。三漾喪也。四漾喪也。五漾妄也。六漾浪也。七漾踴也。八漾謗也。九漾姜去聲也。十漾尙也。以入聲切之。一藥藥也。二藥惡也。三藥索也。四藥索也。五藥窩入聲也。六藥絡也。七藥鵲也。八藥博也。九藥腳也。十藥勺也。敢問以陽韻十切而俱爲顛倒可乎。對曰可也。秧一。一也。秧二。異也。秧三。滄也。秧四。異也。秧五。雨也。秧六。育也。秧七。一也。秧八。軋也。秧九。友也。秧十。揖也。餘如養漾顛倒之類亦猶是耳。或曰以切音急呼論之。九養似近於講。九漾似近於降。

予不以講降爲音而曰姜之上去者何也。對曰以之成誦取其便於初學。九養可以爲講。九漾亦可爲降也。若以翻切論之則養列二十一養而講歸三講。漾列二十二漾而降歸三降。韻既不同詎可因其音近而卽爲切耶。卽如一獻燕也。二獻岸也。三獻散也。四獻散也。五獻玩也。六獻爛也。七獻倩也。八獻半也。九獻見也。十獻扇也。此亦施之初學借爲成誦而爲入門之階則可。苟以切音而論不惟獻字本歸十四願與燕扇等字不侔。卽燕扇等字亦有十五翰十七霰

之別。豈可以彼韻而列此切之音哉。或曰。吾聞漢以土雖無翻切之名。而翻切之語。已有之。可得聞乎。對曰。宋沈括謂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何不爲盍而已。爲耳。推蓬寤語亦言不可爲叵者乎。爲諸。鄭樵謂慢聲爲一。急聲爲二。慢聲爲者焉。急聲爲旃。慢聲爲者歟。急聲爲諸。慢聲爲之矣。急聲爲只。他如左氏以句瀆爲穀。玉藻以終葵爲椎。刀劍錄以思召爲紹。錄異記以不乃爲擺。說文云。鈴。令丁也。釋名云。鞞。蔽膝也。此皆類如翻切之義也。宋祁筆記謂孫叔然作

反切。本出於俚俗常言。蓋以鯽溜爲就突。欒爲團。籠爲孔。卽令爲精也。唾玉集以俗語切字。如勃籠爲蓬。勃藍爲盤。骨露爲銅窟陀爲窠之類。其義雖不甚解。殆亦當時方言。作爲切音之戲耳。或曰。以此推之。凡物名之類。似皆可以爲切矣。亦可施之問答。筆之於篇乎。對曰。彼問此答。凡以二字隨意呼之。莫不可以爲切也。陸機云。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其切音之謂乎。若震風過物而不聞其聲。二字爲切而不得其音。未之有也。至筆之於書。則有音無字者衆。口能道其

音筆難書其字。未可一概論也。或曰以隱僻之音論之。固難書其字矣。今以禽名。如鳳凰孔雀鷓鴣鷓鴣之類。亦可爲切乎。對曰可也。鳳凰爲房。以鳳凰易鳳雛。則爲鳧矣。孔雀爲廓。以孔雀易黃雀。則爲藿矣。鷓鴣爲超。以鷓鴣易泉鷓。則爲羲矣。鷓鴣爲珠。以鷓鴣易鶉。則爲逋矣。他如白鷺爲布。以白鷺易朱鷺。則爲註矣。早鶯爲爭。以早鶯易谷鶯。則爲耕矣。暮鴉爲媽。以暮鴉易金鴉。則爲嘉矣。野鵲爲藥。以野鵲易干鵲。則爲閣矣。或曰此數切也。隨意呼之。其音莫不出。

於二字之間。不假人力。悉由天然。莊周所謂天籟者。殆猶是歟。惜名類不廣。切音無多。吾猶患其難也。子苟益之以名物。加之以切音。反覆變易推廣其切。使學者目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常言俗語。雖田夫村媪。亦能啟齒而知其音。則有志於斯者。心領神會。略識其槩。庶可由此推彼。觸類旁通。子何憚而不爲歟。對曰名物廣矣。豈勝言哉。或曰今以禽名論之。鳩陰平也。鴻陽平也。鳥上聲也。鳳去聲也。鶴入聲也。此五者。陰陽上去入五聲備矣。亦能反覆變易推廣其音。

乎對曰可也。試以陰平切之。如祝鳩為周。祝鳩易鵠。鳩則為溝。鵠鳩易鸞鳩。則為休。鸞鳩易桑鳩。則為搜矣。以陽平切之。如垂鴻為蟲。垂鴻易游鴻。則為融。游鴻易目鴻。則為蒙。目鴻易來鴻。則為瓏矣。以上聲切之。如陽鳥為杳。陽鳥易林鳥。則為了。林鳥易山鳥。則為少。山鳥易啼鳥。則為挑矣。以去聲切之。桐鳳為慟。桐鳳易威鳳。則為甕。威鳳易孤鳳。則為貢。孤鳳易鳳。則為藟矣。以入聲切之。如孤鶴為各。孤鶴易遼鶴。則為略。遼鶴易松鶴。則為索。松鶴易雲鶴。則為藥矣。

此以五聲各就一韻反覆變易言之。言雖淺而義則明。學者即此推之。自易入門。孫過庭所謂苟知其術。適可兼通。此之謂也。或曰。此數切也。合而呼之。莫不淺顯易曉。然較之他切。若有難易之分。其義何也。對曰。此易曉者。蓋花鳥之類。非希世之物。人所共知也。故一經出口。而聞之者。莫不心悟神通。似覺其易。然細推之。同一切耳。又何難易之分哉。或曰。若謂一經出口。即能心悟神通。則名類究易於他切矣。然子既無成書。惟此一二切音。欲學者悉推其餘。不亦難乎。

何如逐字爲切。悉以名物而成一編。以示學者。詎非入門之捷徑歟。對曰。字之不同者衆矣。安能一物爲一切耶。即使名物廣。則切異粗細者有之。陰陽不分者有之。有音無字者有之。所謂徒有其名。而無其切者。比比然矣。詎能一一爲切哉。茲以花木之類言之。卽如萱花。鰕也。梧桐。翁也。以音之粗細。平之陰陽。分而論之。花粗而鰕細。桐陽而翁陰也。其所以不能以粗切粗。以陽切陽者。蓋因鰕字雖有粗音。而無其字。翁字雖有陽平。亦無其字。旣無其字。則疑似之間。或

呼之爲鰕。或呼之爲翁矣。然細推之。非粗細不分。陰陽莫辨乎。則何如希家切鰕。烏公切翁之爲當也。他如羊桃。杜鵑之類。皆有音無字。尤難爲切耳。或曰。彼二切也。或異粗細。或失陰陽。固難爲切矣。然以羊桃二字。合而呼之。其音近於堯。杜鵑二字。合而呼之。其音近於端。是皆可以爲切也。而子謂爲有音無字。得無誤乎。對曰。苟以音近之字而呼。則羊桃固近於堯。杜鵑固近於端。然以切韻分之。桃列四豪。而堯歸二蕭。鵑列一先。而端歸十四寒。韻旣不同。詎可以其音

近而卽爲切耶。苟如子言。置母韻於不問。而惟音近是求。則天下方音之不同者衆矣。子以此音爲近。又安知余不以彼音爲近耶。顏氏家訓云。九州之人。言語不同。若彼此各就方音。互取音近。則切音不惟不能一律。勢必久而傳訛。欲求其當。豈可得乎。子言誤矣。或曰。以一物而爲一切。逐字分之。固有不能。然如花木之類。亦甚廣矣。豈皆有音無字。不可爲切乎。對曰。否。此指其不可者言之。至於可以爲切者。又豈能枚舉哉。姑以松竹梅蘭之類。擇其大略言之。卽如蒼

松爲蔥。蒼松易古。松則爲恭矣。鳳竹爲福。鳳竹易斑。竹則爲卜矣。紅梅爲回。紅梅易綠。梅則爲嚙矣。蕙蘭爲寒。蕙蘭易木。蘭則爲漫矣。他如桃柳之類。含桃爲豪。含桃易木。桃爲毛。木桃易蟠。桃爲袍。蟠桃易殘。桃爲曹矣。楊柳爲友。楊柳易綠。柳爲篋。綠柳易垂。柳爲丑。垂柳易疎。柳爲叟矣。或曰。如風花雪月之類。亦能擇其一二而爲切乎。對曰。可也。春風爲充。春風易惠。風烘也。惠風易溫。風翁也。溫風易光。風公也。灌花爲瓜。灌花易窺。花誇也。窺花易賣。花媽也。賣花易問。花

哇也。霽雪爲絕。霽雪易絳雪。謏也。絳雪易霜雪。說也。霜雪易雨雪。悅也。吉月爲厥。吉月易桂月。骨也。桂月易皓月。核也。皓月易奔月。符也。或曰。今如不言。而示以所執之物。亦可爲切乎。對曰。其義一也。或曰。視余所執何也。對曰。子所執者。芒也。敢問何謂也。對曰。墨牀切芒。故曰芒。或曰。然則忙茫等字。亦可以此切之乎。對曰。可。何以知其可也。對曰。以其音歸一韻。而無陰陽平之分耳。或曰。敢請再視所執何也。對曰。書箱乎。應切霜露之霜也。或曰。然則單雙之雙。未可以此

切之乎。對曰。未可也。書箱之箱。韻列七陽。霜露之霜。亦列七陽。故曰。霜露之霜也。若單雙之雙。韻列三江。書與雙。母雖相同。而箱與雙。韻則有異耳。敢問雙。何以切。對曰。以書箱。易書窗。是矣。或曰。不示以物。而示以舉止之間。亦可爲切乎。對曰。可。然有不同耳。卽如俯首爲否。以俯首而曰垂首。則爲丑矣。回顧爲護。以回顧而曰反顧。則爲賦矣。此上一字。可以移易也。如仰首爲友。以仰首而曰仰面。則爲宴矣。反掌爲訪。以反掌而曰反手。則爲否矣。此下一字。可以移易也。如

縱觀爲鑽。以縱觀而曰遠眺。則爲要矣。瞻望爲壯。以瞻望而曰四顧。則爲素矣。此上下二字皆可移易也。他如叉手爲丑。叉手而曰拱手。則爲苟。拱手而曰執手。則爲帚矣。義雖一。而語有不同。詎能一律哉。或曰。今有人焉。而於花下徘徊。子將何以切之。對曰。瓜也。蓋取觀花二字而爲切也。敢問易觀而爲看。切亦同乎。對曰。否。母不同也。看花乃誇。非瓜也。敢問觀看二切。以音辨之。觀近而看遠者。何也。然則切有誤乎。對曰。此切異粗細耳。非誤也。瓜音所以近者。蓋瓜本粗。

音。觀與花亦粗。以粗切粗。母韻等。故音近也。至於誇字。雖亦粗音。而看音屬細。以細切粗。故有微異。其所以不失誇之本音者。蓋花本粗音。以韻叶之。故無變也。若求盡善。則易看爲空。母韻等。而切音當矣。卽如書箱爲霜。亦屬切異粗細。以書箱易梳粧。母韻始得其平耳。敢問前言花鳥之類。亦能顛倒而爲切乎。對曰。可。然有音無字者衆耳。茲以鳥名一二言之。卽如鳳凰爲房。鳳凰而謂鳳凰。則爲闕矣。早鶯爲爭。早鶯而謂鶯早。則爲天矣。金鴉爲嘉。金鴉而謂鴉金。則爲

陰矣。野鵲爲藥。野鵲而謂鵲野。則爲且矣。桑鳩爲搜。桑鳩而謂鳩桑。則爲姜矣。游鴻爲融。游鴻而謂鴻游。則爲猴矣。陽鳥爲杳。陽鳥而謂鳥陽。則爲娘矣。桐鳳爲慟。桐鳳而謂鳳桐。則爲馮矣。孤鶴爲各。孤鶴而謂鶴孤。則爲呼矣。餘如花木之類。蒼松爲蔥。蒼松而謂松蒼。則爲桑矣。鳳竹爲福。鳳竹而謂竹鳳。則爲仲矣。紅梅爲回。紅梅而謂梅紅。則爲蒙矣。木蘭爲瞞。木蘭而謂蘭木。則爲祿矣。含桃爲豪。含桃而謂桃含。則爲潭矣。楊柳爲友。楊柳而謂柳楊。則爲良矣。他如光風

爲公。光風而謂風光。則爲方矣。灌花爲瓜。灌花而謂花灌。則爲喚矣。霽雪爲絕。霽雪而謂雪霽。則爲細矣。吉月爲厥。吉月而謂月吉。則爲逸矣。餘則大略相同。子苟以類而求。其音自得矣。或曰。子以物名俗語之類。以釋切音之義。固爲初學開入門之徑矣。而亦筆之於篇。得無大雅誚乎。對曰。不然。惠子云。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

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天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夫珍以常言物名。以釋翻切之義。猶之譬也。所謂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也。大雅之誦。又何避哉。

第二十四問初學入門總論

或曰。子於切音之義。言之詳矣。而吾仍若茫然者。何也。對曰。不學也。孫過庭書譜云。不入其門。詎窺其奧。

苟銳志於斯。未有不明者。大戴禮云。不能則學。抱朴子云。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荀子云。事雖小。不爲不成。韓詩外傳云。道雖近。不行不至。不學而能者。其惟聖人乎。矧珍之所論者。釋義也。猶末也。子惟求末而不務本。欲明其旨。豈可得哉。子牙子云。無舍本而治末。關尹子云。舍源求流。無時得流。舍本求末。無時得末。其斯之謂歟。或曰。然則子之釋義。而獨未及其本耶。對曰。珍固本末並釋矣。然在學者而論。似猶未得其本耳。蓋字母本也。釋義末也。今舍字母

於不問而惟釋義是求是卽舍本而求末揚子法言所謂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未之有也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子惟於字母求之則得之矣或曰母有三十三字之別讀者得毋以春母爲先仙母後乎對曰奚用是哉子惟中母二十二字求之其義盡之矣如是一母熟餘可不觀而知其音亦如五聲之類識其一二莫不以類而推王羲之云慕習精專形彰而勢顯蔡邕云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此之謂也或曰字之不同者衆矣而子謂熟一母卽明其義何若

是之易哉殆未然乎對曰查荀子云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新論云觀象之牙知其大於豕也見狸之尾知其小於豹也故觀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或曰熟一母而類推其餘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觀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則不啻孔叢子所謂以一縷之任欲繫千鈞之重不亦難耶何若三十三母俱熟誦之豈非多勝於寡乎對曰不然荀子云目不兩視而明莊子云通於一而萬事畢一行傳云夫一萬事之本也

本氏音鑑 卷三 寶善堂
以斯論之。則專精固勝於務多矣。子苟逐句誦之。莫不半塗而廢者。蓋緒多則心必煩。縷紊則目必亂。三十三母。羅列於前。則不啻緒多而縷紊。欲明其旨。求終其事。詎可得乎。王琚射經云。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漸至於百步。亦百發百中。蓋由近及遠。亦猶寡而至於多。老子云。少則得。多則惑。此之謂也。或曰。昔昌黎謂儀禮難讀。今觀字母。殆有甚焉。敢問初學將何以讀之。對曰。今以字母計之。自春至仙。共三十三母。每母平聲二十二音。以二十二音分而論之。固各

有不同。然合而言之。其音莫不同歸一律。姜堯章所謂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耳。故熟一而可盡知其餘也。其中所列各母。雖皆可讀。但無字空聲多。惟中母一條。便於誦習。以其有字可辨者十八。而無字空聲止得其四耳。故初學者宜以中母讀之。茲定爲讀法。以下篇三十二中。所列同母二十二音。前後分爲兩段。每段十一音。分爲三句。慧心者半日可畢。以中才而論。須分三日讀之。一日以前段讀之。二日以後段讀之。三日則以二段合而爲一讀之。

張

張因切。此與下列諄蒸二音北音分之甚詳。

中

珠

招

齋

知

遮

詁 真衫切。站平聲。此與下列亂字南音分之甚詳。

託 真猶切。
專 中淵切。此與下列珠彎切南音分之甚詳。
以上十一音分爲三句。首句四字。中句四字。末句三字。第一日讀此以萬遍爲度。

周

真嫻切。此有音無字。空聲也。音詳下。此與下列珠窩切北音分之甚詳。

渣

追

諄

蒸張升切

○珠等切。此亦空聲也。音詳下。

○珠窩切。此亦空聲也。音詳下。

搗中窪切

○珠歪切。此亦空聲也。音詳下。

莊中汪切

以上十一音亦分三句首句四字。中句四字。末句三字。第二日讀此亦以萬遍為度。至第三日則以前之所讀兩段合而為一。亦讀萬遍。必須字句聯貫。一氣

流通。化書所謂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是也。俟能倒誦如流。則以末卷所列秧因雍淤之類。隨意呼之。如能不假思索隨口而出。是已融會而喻音歸一母。由斯而求切音。又何難哉。或曰。熟讀一母。固易事耳。然以中母論之。其中有字可辨者十八。而無字註以切音者四。余既不諳翻切。欲求其音。不亦難乎。子將何以教我。而得真嫻。珠彎。珠窩。珠歪。四切之音。耶。對曰。夫切者以兩字而翻一音也。以真嫻切音而論。雖無其字。然以二字合而呼之。其音近於遮也。他

如珠彎二字。合而呼之。其音近於專爲賺陰平也。珠窩二字。合而呼之。其音近提陰平也。第珠歪一切合而呼之。雖有其音。而平仄俱無音近之字。以同母粗細而論。其音爲齋粗音也。卽以音之粗細求之。則得之矣。敢問同母粗細。何謂也。對曰。今以中母擇而論之。張細音也。莊粗音也。渣細音也。搥粗音也。蒸細音也。中粗音也。合而言之。莊爲張之粗音也。搥爲渣之粗音也。中爲蒸之粗音也。其珠歪一切卽爲齋之粗音。與張莊六字之義同耳。如仍茫然不明其義。則以

張莊二字。連呼數過。其音自得矣。如張莊不得其音。則以渣搥連呼數過。渣搥不得其音。則以蒸中連呼數過。如是以類而求。莫不洞明其義矣。或曰。珠歪一切。子以同母粗細分而釋之。學者固能類求而得其音矣。然吾觀之。而猶不悟其旨。子將何以教之耶。對曰。如粗細不得其音。則於切音求之。子惟口呼珠歪耳。聽珠歪二字之音。連呼數過。其音自得矣。若珠歪不得其音。則以專歪呼之。專歪不得其音。則以搥歪呼之。搥歪不得其音。則以莊歪呼之。莊歪不得其音。

則以中歪呼之。如是五切一律速呼。或呼百遍。或呼千遍。而猶不識其音者。未之有也。卽如切公子以孤翁二字速呼。其公之一音。非出孤翁上下之間耶。以孤翁而易瓜翁。瓜翁而易官翁。官翁而易光翁。合而呼之。其音莫非公也。卽以翁字爲韻而言。如珠翁爲忠。莊翁。搗翁。專翁。亦忠也。枯翁爲空。寬翁。昆翁。匡翁。亦空也。蘇翁爲嵩。酸翁。孫翁。娒翁。亦嵩也。婚翁爲烘。呼翁。花翁。歡翁。亦烘也。村翁爲聰。粗翁。催翁。攏翁。亦聰也。潘翁爲瞞。鋪翁。拋翁。坡翁。亦瞞也。拖翁爲通。推

翁。琮翁。吞翁。亦通也。窗翁爲充。吹翁。春翁。穿翁。亦充也。夫翁爲風。分翁。翻翁。方翁。亦風也。以此類推。卽使切有億萬。皆可啟齒而得。彼中母所列。亦若此類。呼之。自能隨切而得其音矣。家語云。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布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荀子云。以近知遠。文子云。執一而應萬。其斯之謂乎。敢謂切音之學。亦以授之童蒙乎。對曰。竊謂欲讀書。必先識字。欲識字。必先知音。欲知音。必先翻切。欲明翻切。則非字母不可也。苟不明切。無以知其音。不知音。無以識其字。故讀

書者必以是為主焉。童而習之，尤其要也。宋王洙談錄云：學者不可不知切音，苟不知之，終爲不識字人焉。程正敏刻溪野語載朱考亭答楊元範書亦云：音韻是經書中一事，但恨蚤衰無精力整頓云云。據此則切音詎可忽哉？珍意子弟略識數字，即可授以音學，不過旬日，自明其義，嗣後誦讀經書，旣無難字之患，而五聲平仄之分，亦可洞然矣。卽如伽藍記所載郭文遠之婢春風，以僮奴慢罵，暗寓雙聲之意，以答元謙。夫以婢女而猶識此，授之童蒙，又何難哉？敢問

童蒙之授，可得聞乎？對曰：以童蒙入門而論，宜以末卷所列通同桶痛禿五字，與之讀之。次以方房紡放縛廳庭挺聽剔汪王枉旺渥之類，與之讀之。字旣易識，音亦順口。俟能旁通五聲，則以前列張真中珠二十二字，與之讀之。俟能旁通字母，則以二十三問十陽之類，與之讀之。如此逐字熟誦，縱使魯質亦莫不洞明其義矣。敢問旁通之義，可得聞乎？對曰：旁通者，熟此而喻彼，非誦萬遍者不能也。老子云：不出戶而知天下。韓詩外傳云：不窺牖而見天道。其旁通之謂

乎。鵝冠子云。明者在此。其光在彼。亦猶熟於此。而始旁通於彼也。苟不明此。欲求光彼。豈可得乎。卽如童蒙於通同。桶痛禿之類。俱能熟誦矣。則問以千字。何以分之。彼如曰。千前淺倩切。是矣。又問完字。何以分之。彼如曰。英盈影應液。亦是矣。又問寸字。何以分之。彼如曰。村存村寸粹。亦是矣。此五聲之能旁通也。以母而論。如張真中珠之類。亦能熟誦矣。則問以秧字。何以呼之。彼如曰。秧因雍淤云云。是矣。又問強字。何以

呼之。彼如曰。強琴窮渠云云。亦是矣。此字母之能旁通也。他如十陽之類。亦能熟誦矣。則問以一先至十先。何以切之。彼如曰。一先爲烟。至十先爲羶云云。此切音之能旁通也。以此類推。他凡切字之類。莫不啟齒而得矣。或曰。吾於字母五聲。不能旁通者。何也。對曰。不熟也。苟能熟之。未有不能旁通者。國策云。毛鷄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黃石公素書云。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今未精熟於此。而求旁通於彼。是以尺地而求大物之產。以杯水而求大魚之遊。

詎可得乎。切音之道。豈有他哉。惟在熟之而已矣。家語所謂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不調而求勁。不服而求良者。未之有也。苟爲不熟。而欲強明其義。是欲速也。莊子云。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多。是卽欲速之謂也。孔子云。欲速則不達。新論云。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索。不可以一讀能也。子惟熟之一字求之。其義盡之矣。或曰。字母苟能熟誦矣。而於秧因之類。如仍茫然。則將何以教之。對曰。但恐所讀未足。而亦未能倒誦。

耳。苟讀萬遍。而猶茫然。雖魯者不及此。矧中才乎。如或有之。豈有他哉。則惟益之萬遍。莫不洞明其義矣。禮云。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新序云。絲釐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在爲之者耳。敢問字母俱能瞭然矣。翻切之義。將何以入門耶。對曰。當其未喻字母時。雖語之千言。則翻切之義。自是茫然。非其不善領會也。蓋不明字母。本應如是耳。苟於字母喻矣。則翻切之義。除陰陽粗細。似又無所談矣。蓋切以兩字成音。上爲切字之母。下爲切字之韻。下列同。

出。韋續所謂紅蓮映水。碧沼浮霞。自然上下則相應矣。或曰。吾觀同母二十二音。以南音辨之。第二似與十六十七同。十三似與十九同。以北音辨之。第九似與十同。十一似與十八同。今皆雙列而不刪其複。苟不諳南北音者。將何以讀之耶。對曰。吾欲刪南音之複。則不備於北。欲刪北音之複。則不備於南。所以雙列者。期於賅備方音耳。學者苟能一一辨之。固善矣。如不能區別。或有三五音相同者。則當以所同之音。皆作複字讀之。屈原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

所不足。智有所不明。詎可免強爲之哉。矧方音之異。不惟南北有別。卽南與南。北與北。亦有未同。今以南音論之。卽如徽州謂我。爲昂牙切。湖州謂板。爲補矮切。杭州謂氈。爲珠淵切。蘇州謂水。爲賞紙切。揚州謂去。爲抗意切。泰州謂二。爲讓至切。東臺謂豆。爲太候切。鹽城謂今。爲崗陰切。儀徵謂堂。爲陶延切。海州謂風。爲夫溫切。淮安謂梨。爲郎梅切。類如此者。卽質之南人。而南人亦有此同彼不同者。豈但南北之異哉。況同母二十二音。珍之所以分爲句。讀原期不喻字。

母者。一經熟誦。卽明其旨。若謂必諳南北音者始得讀之。謬何甚焉。蓋同母悉取音歸一律。豈別方音而設乎。學者惟按本處之音讀之。自能得其大義。苟能精熟。卽使二十二音複者殆半。亦何害於翻切之學耶。卽如南以山羶艱堅閑賢之類。俱分兩音。北或合而爲一。北以因英陳程民鳴之類。俱分兩音。南或合而爲一。類如此者。不能枚舉。以斯論之。然則不別其音者。卽不得讀字母乎。總之切音之學。亦有深淺不同。學者如惟粗通其義。則方音不辨可也。欲求其精。

似又不能不辨矣。或曰。吾聞呂坤交泰韻云。韻學只宜面談口授。心唯書之紙上。便難分曉。以此論之。則音學非面授不可也。而子謂熟一母。卽明其義者。何也。然則呂氏之言。非歟。對曰。若謂書之紙上。便難分曉。則音書可廢。而有志於斯者。亦可掩卷矣。豈定論哉。竊謂言之不明則已。不然。何分曉之難耶。豈古人諸書。不啻千言萬語。而竟一無可入之境歟。卽以斯集而論。可謂不及前人萬一。然於翻切之旨。始則以字母五聲陰陽粗細。發明其由。繼則以迴環顛倒自

切雙翻推廣其義加以方音之切物名之翻以及入門總論之類雖皆立言極淺而於後進詎無小補呂氏謂書紙上便難分曉其或別有取裁別有捷徑則可若專指口授而言則珍斯篇發明入門殆無餘義雖非口授亦如面談學者細詳其義自能明其大略豈必定欲口授而後喻哉或曰吾觀古人韻書於有音無字者謂之空聲莫不借○以代之此在識者固一覽而知其音矣但施之初學得無茫然耶呂氏謂非口授不能者殆謂此乎對曰以古人空聲論之或

非面授不可也至於斯集珍於空聲之類莫不註以翻切雖不知切者皆可隨字呼之而得其音卽如中母所列四○則註以真彌之類是也或曰易○而爲切殆始於子歟對曰然敢問○與切其義同乎對曰然或曰吾既不諳字母於○之字切之音固皆不識其義矣然細觀之○雖有字而似無字切似無音而實有音蓋學者可以據切而呼音不能覩○而識字也以此推之切非易於○乎而古人舍其切之易弗爲而示以○之難殆故爲矜奇歟抑未肯顯示於人

李氏音鑑 卷三
歟對曰否豈有是哉蓋古人於著述惟取簡要耳意
謂切與○原無兩義故列○而從其簡豈知久而失
傳學者皆病其難耶近世以來幾成絕學珍故不憚
其煩既於同母備載切音仍於陰陽詳釋其義惟期
便於初學緘秘之旨余無取焉

李氏音鑑卷三終

